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女媧石 第十五回 綺琴抵掌論音樂 水母當筵動急淚

話說瑤瑟將那女子一看，只見鳳鬟翠細，長袖博領，腰繫一條赤條，長可及地，宛如古代宮裝。斜倚門前，捻帶笑問道：「姐姐何處帶來野豬？今夜頗不惡雄物否？」水母女士道：「本欲獵豕，誤中一鳳，將帶來與你們相見。」瑤瑟慌忙與那女子為禮。那女子把瑤瑟上下一相，好似驚奇，二人互相推讓。卻是水母女士上前引路，來到一座樓上。樓中先有三位女子正在奏樂，見客來了，棄了樂器。瑤瑟一一行禮，通問姓名。有位年長的，足有二十四五歲來，姓曾名綺琴；第二一位面如滿月，眉如遠翠，舉止沉重，神情溫文，姓梁名翠黛；第三一位便是前在門前的，姓洪名朝霞；第四一位年可十三四，梳一對鴛鴦髻，胸前佩個菊花球，眉清目秀，舉止玲瓏，姓楊名輕燕。展問已畢，雁行坐定。水母女士將相見，原由訴說一番。眾姊妹無不大笑。座中綺琴方欲致問，水母女士道：「且緩。酒飯且將些來。」將電鈴一按，喚得侍女來，吩咐道：「燒牛肉十二斤，醃些蒜汁，饅頭果三十斤，皮酒四十升。」輕燕用手拍著水母女士笑道：「不見姐姐如此粗莽，客來了也拚著野蠻脾調。」朝霞也笑道：「想是餓得忒煞，要嫁餓公了。」眾姊妹大笑不已。

瑤瑟見樓中樂器縱橫，問道：「眾位姐姐於音樂之道，想甚高明，不知肯賜教否？」水母女士道：「細細摩挲，誰耐煩聽。」輕燕笑道：「止有姐姐敲船板，唱野歌，最是音樂妙手。」眾姊妹又大笑不已。綺琴謂輕燕道：「好妹妹，有客前來請教，何不將歐洲獵曲，彈來聽聽。」輕燕道：「姐姐何不將吉祥加冕曲彈來聽聽？止管作勞人。」綺琴道：「好妹妹莫辭勞，水母姐姐止道我們的音樂不雄武，我與你合奏孤島虎嘯曲，與他聽聽何如？」輕燕不得已，止得與綺琴同坐洋琴前，將次就彈。水母女士聞道雄武二字，滿心歡喜道：「且緩。廚內有盞青油，將他擦上，聲音嘹亮些個。」慌忙起身去取。輕燕一把扯住笑道：「別莽咯，幾見洋琴也擦油麼？」說罷，眾姊妹又哄堂大笑。少時，二人一下一下合奏起來。瑤瑟靜心聽之。只覺得：

秋風習習，怨氣沉沉。大珠小珠，恍如兩打空山。急弦緩弦，慢似姬泣帳下。忽聞一聲長嘯，無復叱吒英雄，便教萬斛熱血，頓成冷頑灰土。

瑤瑟聽罷，拍手稱讚。止有水母女士嫌那聲音還不大。眾姊妹復雁行坐定，瑤瑟道：「指法精練，格調沉雄，的是我國音樂大家。但不知此曲何人所作，何所本來？」綺琴道：「此曲乃妾感慨英雄末路，懸想拿破侖流竄孤島的光景作的。原來蓋世英雄最難收局，綜考東西人物，收局最佳者，無如楚項羽。次則戰國時魏公子信陵，醇酒婦人，亦不失英雄本色。最不幸的莫如故國涂敗，孤島荒涼，一再幽囚，心灰氣死之拿破侖。妾憫其遇，傷其事，作此一曲，聊當憑弔之意了。」瑤瑟讚道：「足見姐姐天才。」水母女士道：「便是輕燕妹妹，也做了甚麼癩婆歌，還念得對勁。」輕燕白著眼笑道：「奈何歌都不知道，偏說甚麼癩婆歌。」瑤瑟道：「呵！輕燕小娘子也有大作，今夜還要領教。」輕燕再三推辭不肯。綺琴道：「我知妹妹脾氣，要與人同唱。我叫朝霞妹妹，與你打對兒何如？」朝霞含笑，指著翠黛說道：「現有寶玉哥在此，何必移禍於人。我去看晚膳安頓好也未。」說罷，撒了眾姊妹，下樓去了。

原來翠黛最沉重，多痴性，故眾姊妹皆呼以寶玉。綺琴笑向翠黛道：「寶玉哥莫害羞，可與輕燕妹妹同唱來。」翠黛再三不肯。水母女士怒道：「你不唱，咱便放把火，大家散場！」眾姊妹又大笑道：「好莽姐，值得甚事，便放起火了。」翠黛吃道：「我唱了，你們又笑話。」水母女士道：「咱們口裏含個蘋果，死也不笑。」眾姊妹又大笑道：「好大口！」翠黛不得已，止得允了。綺琴往壁上取下琵琶，調了弦正了音，兵兵邦邦彈起來。止聽得二人唱道：

四百兆人民也算多，為何引頸受干戈？胡兒強兮漢人弱，漢人弱兮白人強。既舞且高歌，且高歌。白人肥，黃人削，白人富，黃人貧且薄。白人騎馬當街跑，前呵殿兮後絡繹。昨日洋官下一令，野蠻支那男和女，壯做工兮老填河。男做奴兮，女做公娼、公妓、公役作。吁！可有官家豎義旗，保我哀哀小公婆。可奈何！奈何！奈何！奈何！奈何！可有官家豎義旗，保我哀哀小公婆！

二千餘年寸金、寸鐵、寸國土，是我祖國祖。東割西讓南北租，是我亡國史。昨夜洋官絡繹來，說道你們快快報財籍。於今大英、大俄、大法來為主。今朝語我兒，我兒泣且語，爹娘今老矣，兒今棲身往何處？可奈何！奈何！奈何！奈何！奈何！兒今棲身往何處？

身體發膚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孔子語。為何採生行妖俗？纏我足兮折我骨。折我骨，一步一顛痛徹肺腑。娘持白布三丈餘，姐持金蓮三寸齊，說道我雖痛你沒奈何，必要如此方楚楚。可奈何！奈何！奈何！奈何！奈何！必要如此方楚楚。

誰奴誰主誰天下？同食漢毛踐漢土。於今大禍捷於眉，請後內嫌先外侮。我將此語告政府，政府憤且怒。寧被亡於敵，毋被奪於奴。敵亡猶可，奴奪欺我。可奈何！奈何！奈何！奈何！奈何！奴奪欺我。

瑤瑟聽到這裏，不覺感慨叢生，掉下幾點淚來。翠黛、輕燕二人暫時歇住，喝了幾口茶。綺琴道：「若論這歌洋洋數千言，無非歷舉我國敵政。娘子既到這裏，少不得屈駕流連幾時，待明日再唱罷！」瑤瑟道：「實在難為輕燕小娘子有此大作，令我欽佩不已！語云：聲音之道，可以移人。今纔知其不謬。」

綺琴歎道：「一國的民氣，全從音樂發表出來，誰謂此事關係甚小！妾頗關心此事，竊謂觀一國之強弱，萬不可不從音樂下手。譬如我國音樂興盛最早，樂器之多亦莫與京，但自漢唐樂府以降，漸次薄弱，其權亦漸歸優伶之手，以至愈趨愈降。文人學士中，全變為有聲無樂之面目。所以我說我國近代文化，全自娼優開始。譬如我國近時衣冠文物，則不得不以娼妓為重心。音樂歌舞，則不得不以優伶為主人。今溯最近優伶音樂流行之派別，最初盛行者為昆曲，一字數轉，格調精警，猶不失古代遺風。其次盛行者為二簧，幾於隨口成誦，無復樂府之遺。至最近盛行者為班子，其音淒淒，其調淫蕩，全屬亡國之音。由此可見我國民氣，昇降之一斑。至以地勢分論，譬如北省演戲，多主才子佳人風流故事，其音婉轉悠揚，其格頹弛；南省演戲，多主英雄戰爭，鬼狐靈異，其音剛鄙，其格緊練。故南省之人，多言思神輕生死。北省少年，多尚風流，重邊幅。由此可見南北民氣之一斑。至微而言之，我國民間通行之音樂，莫如胡琴、三弦之類，其音蕩而感，卑而鄙。而三吳一帶，婦孺所唱之歌，半為兒女情事，此與民氣相關，豈惟淺鮮，不特我國為然也。至就各國而論，譬如歐美音樂，德意志則近於警厚，美利堅、法蘭西則趨於溫文。又如亞洲諸國，日本音樂，則雄緊尖逼，不失島國好武之面目；朝鮮音樂，則頹弛蕩泛，毫無結構。由是觀之，可知音樂為國家之靈魂，如花之有精，人之有神，誠於中，形於外，發於虛，中於實，斷斷不可忽的。」這篇議論，說得瑤瑟不住的點頭。讚道：「娘子精識確論，獨見其大，可見……」說未了，止聽得水母女士轟雷也似大叫，原來是叫用膳，眾姊妹又大笑一番。

三四人你推我就，來到一個食堂。席上擺著燒牛肉一盤，外有蠟汁、七面鳥、鮭魚、馬鈴薯十餘品。水母女士也不理會客，大杯大盤喫起來。眾姊妹也自由他，陪著瑤瑟且食且談。惟有翠黛女士目，睜睜地望著眾人。瑤瑟叫道：「噯！世界擾擾，何日太平，惟有此處尚是桃源。」綺琴也叫道：「但願我國千秋萬歲，便是你我幸福。否則覆巢之下，豈有完卵？這處豈能長為你我所有哉！」

席中翠黛忽然失聲道：「姐姐，為甚麼好好地方，我們便不住了？」惹得眾姊妹哄堂大笑。朝霞道：「寶玉哥又發默氣了！」輕燕笑道：「大俄國、大法國、大英國興兵來了，將我們的地方奪了去，趕我們到海裏去住，江裏去住。正是止要我國一塊土，不要我國半個人。」翠黛沉吟一番，說道：「海裏住，江裏住，不冷的麼？」眾姊妹益發大笑道：「默氣作了，默氣作了！」輕燕笑道：「前此俄國趕了我國數千人，到黑龍江去，也不聞叫冷。姐姐若怕冷時，妹妹給你送套棉襖去。」翠黛又沉吟一番，面上一紅，說道：「我想英國、俄國興兵來了，我們把天下給他，我們這塊兒地方還是我們的。他若不肯，將國際公法給他看。他索一次不給他，索兩次也不給他，止說我們這塊兒地方，子子孫孫都不給人便了。」說罷，眾姊妹愈發笑得七顛八倒。朝霞笑道：「他既

要了你的天下，為甚土地財產，還是你的？」綺琴笑道：「想外國人止愛做記名皇帝。」眾姊妹七嘴八舌，急得翠黛有上氣，沒上氣，說不出，講不得。瑤瑟止是含笑不聲，看眾人與他辯駁。正在鬧裏，忽然水母女士轟天一聲大哭。正是：

無情人忽動多情淚，無心話感動有心人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俟下回分解。